

精英學生的墮落

譚克成



在美國的中學課外活動中，有一個很受重視的團體Junior State of America (JSA)，參加此團體的都是優秀的學生。這團體的宗旨是栽培中學生對政治作理智的思考，藉摹擬的國家運作，訓練他們未來可擔任國家領袖、辯論家和立法者。每年的秋、冬和春季，每一州的JSA分會都在州府舉行「立法大會」，各中學的JSA學生成員都聚集在首府開會。在冬季的「立法大會」，每所中學都可提出一項和本州政治、社會或經濟有關的提案，在會上逐項提出討論，討論形式有如州眾、參兩院的辯論。每所學校在所派的學生中選出「參議員」和「眾議員」，就議題來辯論，而黨派則分為保守派(conservatives)、溫和派(moderates)、自由派(liberals)和激進派(radicals)。學生可自由參加任何黨派，為某提案公開辯論，之後，以投票方式通過提案。這些「立法大會」的目的，是讓中學生了解訂立一項法律所經過的程序，從而培養傑出的中學生成為未來的政治家，有一個崇高的理想。

六年前的經驗

筆者的女兒明欣六年前在唸公立中學時，曾參加學校的JSA活動，她選擇了以「保守派」的政綱在加州首府的「立法大會」中辯論。當時她發現赴會的學生大都不是保守派，但當她代表「保守派」在辯論會中為某一提案發言時，其他黨派的代表會

讓她發言，但在辯論時，他們卻沒足夠的論點來與她辯論，故此在投票時，「保守派」的提案大都因為票數不足而被否決，而「自由派」的提案，則屢被通過。

六年後的改變

2005年，明欣大學畢業，在北加州一所華人基督教中學任教化學及生物科。她自願在該校領導JSA團隊，訓練了15位出色的辯論隊員，參加加州冬季JSA「立法大會」。在立法提案中提出了：學校應教授「智慧設計」(Intelligent Design)的科學課程。她的隊員作了很多研究，把握有力的論點，準備在立法辯論時應付自由派的挑戰。這次她以老師身份重回JSA「立法大會」，發覺這六年來，中學生的人生觀有很大的改變。

首先令她吃驚的是學生黨派的分佈，到會的北加州學生共約800人；屬極端放縱的「激進派」竟然佔大概350人，「自由派」佔250人，「溫和派」佔150人，而「保守派」只佔50人，而她帶領的15名學生都屬保守派，另外的15名「保守派」來自另一華人辦的基督教中學，再有10名是來自一組基督教的「家教」(Home-School)組織。在人數懸殊的情況下，預料隊員在辯論時一定很吃力。她想：為甚麼這幾年間公立學校都走向自由和極端自由的方向？為甚麼保守派大都來自兩所華人辦的基督教中

學？主流社會的保守派學生到哪裡去了？

辯論會變成恐嚇會

大會開始後，到了辯論提案時，當「非保守派」代表發言時，會場很有秩序，「保守派」代表留心聽和寫筆記，準備稍後辯論。但每當「保守派」的代表開始發言時，其他黨派的代表大都站起來，非但沒有抄筆記，沒有聽「保守派」的論點，卻大聲疾呼，所喊叫的都是粗言穢語，嘲弄的詞句，而且聲浪之大，淹沒了「保守派」發言人的聲音，會場立即混亂不堪。這根本不是辯論會，而是一個「自由」和「激進派」以野蠻方法恐嚇「保守派」的集會。明欣看到這情況十分慨歎，僅僅六年，加州的所謂精英學生，竟然變得如此下流和霸道。

幾天後，「立法大會」完結後，這些「未來社會領袖」通過的法案有：娼妓合法化、同性婚姻合

法化、大麻合法化、任何墮胎都合法、未成年少女墮胎不需通知家長、降低合法飲酒年齡、罷免布殊總統、在學校和公眾地方禁放十誡和十字架、禁用「神」一字、禁祈禱、禁聖經。換一句話說，「保守派」被攻擊到體無完膚，而一切有關良知和道德的議程全都被禁，而墮落放縱的提案全都合法化。更可悲的是，在辯論娼妓合法化的會場上，一個跟一個的「激進派」和「自由派」的未成年中學優秀生都大聲疾呼說：「我們要有自由，不論在何時、何地，能與任何人進行性行為！」在歸途上，明欣一面駕車一面在想，這些學生都是由學校老師培訓的，究竟那些老師怎樣教導他／她們？為甚麼六年間竟墮落到如斯地步？

（作者為美國加州「傳統家庭促進會」總幹事）